

沒有季節的都市

鄧世聰

它是煙囪……它是納粹黨的集中營……它是喇叭……它是病菌的溫床……它是沒有季節的城市……

「說起來，你可能一時難以接受，不過，這的確是事實。」老黃用筷子夾了一塊牛腩入口，邊咀嚼，邊說：「公司計劃裁員減薪，減薪幅度為百分之十。裁員人數至今未定。」說罷，又夾了一塊牛腩入口。

坐著對面的子杏，是老黃的同事，聽完這番話後，繃緊了臉，抿著嘴不說話。

老黃搖了搖頭，用小匙羹在奶茶杯攪了幾下，舉起杯來，呷了一口。他說：「香港這幾年發展愈來愈差，翻開報紙，類似裁員的新聞，每天都有。看樣子，失業率高企還要維持一段時間，弄不清楚，我們隨時也要加入失業大軍。」老黃噓了一口氣。

「這樣嚴重？」子杏似乎有點不太相信。

「當然有。」老黃打斷了他的話，臉上的表情剎時嚴肅起來：「我朋友的兒子，一年前大學畢業，上個月才託人介紹在馬會做臨時工，月薪四千。市道艱難，莫說我們老一輩，就算是年青人求職也不是易事。」老黃牽牽嘴角，微笑。

子杏也嘆口氣，雙手掩面，遲疑地點點頭。

夥計端酒來。子杏替老黃斟酒。老黃很喜歡喝酒，喝了酒，說話特別多。他說：「現時持有大學學位的人越來越多了。十幾年前，大學生被視作天之驕子。那時候，大學畢業生不愁沒工開，可是現在，嘿嘿……」

「現在怎麼樣？」

「你都是在香港居住的人，對香港的現狀不會不熟悉吧！現時，應徵百貨公司的收銀員，有可能是大學生。在餐廳做夥計

的，有可能是大學生。在時裝店做售貨員的，可能是大學生。在街上游手好閒的，有可能是大學生。」嘮嘮叨叨地說下去。

子杏露了一個並不代表甚麼的笑容，單手塞入褲袋裡，掏出兩條煙，一支遞與老黃，一支銜在嘴裡，扭亮打火機，先替老黃點上火，然後點上自己的，半晌沒有說話。

老黃連吸幾口煙，仰高頭，牢牢地盯著天花板，說：「香港真是一個奇怪的地方。表面上，香港是瞬息萬變。但是，單以住屋問題為例，這幾年來，屋荒一直沒有解決，香港地少人多，儘管港九各處都有填海工程，政府還是為住屋問題傷透腦筋。」

子杏吸口煙，將話語與煙霧一起吐出：「香港乃彈丸之地，難以相信竟能容納七百多萬人。」

「是的。」老黃伸手在餐桌上一拍：「聽說隨著內地人湧入，香港的人口還會不斷增加，政府還打算在未來十年，人口可以追上倫敦等大城市，達八百萬人。」

子杏的眼睛睜得像燈籠般大。

「這不是聳人聽聞的危言，而是鐵一般的事實。」老黃咬牙說：「內地人來港定居，不事工作，攤大手就向政府索取綜援，拖累本港的經濟復甦。」

「話不是這樣說的。」子杏搖搖頭。

「為甚麼不？」老黃又打斷他的話，說話從齒縫中噴出：「據我所知，不少來港定居的內地人，寧願在經濟上依賴綜援度日，也不求職。聽說，最近政府計劃收緊申請綜援的資格，預料下月在立法會上提交，屆時，相信有一批懶人反對議案。」

子杏站起，將煙蒂揪息在煙灰碟中，叫夥計埋單。二人走出餐廳。老黃說再見，子杏也說再見。分手後，子杏朝電車站走去。子杏很喜歡坐電車，當他唸書的時候，每天放學總會等李澄一起坐電車。李澄是他心儀的對象，李澄沉靜，長得美，鵝蛋臉，高佻身段，還有一雙烏黑的大眼睛。那時候，子杏常常請李澄到百老匯睇電影，又常常趁機約李澄到他家附近的圖書館溫習。中七畢業後，二人就一直失去聯絡。聽聞，李澄已嫁了洋

人，移居海外，還誕下一對龍鳳胎。子杏不知為此事痛罵那位洋人多少次。現時他每次回憶這一幕，不自覺地露出笑容。

一張傳單遞來，使子杏由回憶回到現實。遞傳單的人是一位中年男性，頭髮很長，身穿一件淺色的襯衫。子杏經常在螢幕上見到他，知道他是立法會議員。傳單上印著：「有血資，無工資，請支持最低工資的立法。」上面還有一幅高舉拳頭的圖案。

同大多數中產人士一樣，子杏對政治向來無好感，使他感興趣的，卻是他旁邊的馬會。馬季開鑼了，一張小小的馬票，派彩額高達三千萬，即使中獎機會極微，也可以借此獲得廉價的美夢。

子杏將傳單塞入褲袋，步入馬會。馬會內擠滿了人，費了很大的勁，買了一張馬票，繼續朝電車站走去。走到閘門，通過旋轉器，步到電車上層坐下。

軋軋軋，電車沿著中環拐去。

閒著無事，子杏習慣在車上閱讀報紙。隨手翻開體育版，標題印上：皇馬主場不敵拉科魯尼亞……美國職業籃球賽，湖人加時氣走作客的火箭……南華在亞洲盃中出局……傳卡卡來季會為皇馬披甲……南美國家杯爆發球迷騷亂，兩死一傷……

子杏伸懶腰，打呵欠，翻開本埠的消息，發現有一則新聞：自本港發現首宗人類豬型流感的個案後，昨日又新增一宗病例，患者是名十多歲的女學生，當局鄭重呼籲市民，若出現發燒及呼吸道感染徵狀，應立即求醫。

子杏點上香煙，連抽兩口，低頭仔細地閱讀內文，心想：一場流感而已，便弄得人心惶惶。類似的新聞，甚麼三聯氰胺、孔雀石綠等，幾乎每天都有，還算是「新聞」嗎？看樣子，是次的豬型流感事件，像沒完沒了似的。記得幾年前的禽流感，倒是上周發生，那時候，政府下令銷毀全港數萬隻的家禽，在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。我曾經在螢幕前見到大批的家禽活活地被窒息至死，又曾經見到衛生員抬著一袋袋裝滿屍體的黑膠袋在街市拋出。現在又有甚麼的豬型流感。唉……香港這幾十年來，衛生情

況還是越來越壞。

電車駛抵站口，停下，舒了一口氣，繼續朝中環駛去。

子杏對那段內文凝視幾分鐘，不想再看，昂頭吐出煙霞。遊目四矚，子杏發現中環兩旁有太多的廣告。這些廣告猶如打樁機發出的聲響，即使不喜歡，也要強迫他接受。在那家唱片公司的門上，牆上貼著一幅兩層樓高的海報。子杏在雜誌上認識海報中的主人。這是孖生的少女組合，大眼，瓜子臉，有著長不大的身段。子杏向來對她們無好感，並知道其中一人早前涉及裸照醜聞，一眾當事人的下體備受社會的關注，警方緝拿元兇不遂，竟轉而向市民大力執法，對人權的打壓，搞到滿城風雨，怨聲載道，後來警務署長公開向市民道歉，事件方草草平息。

子杏仔細端視那張海報，看見她們的臉上搽著太多的脂粉，紅唇啓開，露出一排又白又整齊的牙齒。這種矯情造作，他越看越不是味兒，咬牙說：「這兩個小妖女。」

車廂裡眾人的目光都朝向這個方向。

猶如冷水淋頭，子杏下意識察覺失言，抬起頭來，眼睛，眼睛，眼睛，數不清有多少眼睛凝視他的臉容。這時候，電車駛抵中環，子杏彷彿逃避魔鬼追逐，疾步走出電車。

子杏鬆口氣，踏出電車站，發覺中環一帶到處是人。行人道上擠滿了人，巴士站擠滿了人，地鐵閘口擠滿了人，從天橋到馬路上擠滿了人。香港猶如瓶頸般，相當窄，人們好像潮水一樣，湧過來，湧過去。有一個冒失的青年在人群中亂堆，把一名老人摔倒在地上，老人吃痛，半天爬不起來，旁邊的男士連聲怒叱，那青年笑咪咪地彎腰道歉。

子杏擠在人群中，穿過馬路，拐入一間服裝店，原想選購一兩件時令外套，兜了一圈，始終找不到一件稱心的外衣，不禁有點失望，走去鄰近的咖啡店坐下，向侍應要了一杯「鴛鴦」，昂起頭，覺得這間咖啡店布置得相當新穎，門口上尖下方，像金字塔，燈光是粉藍色的，地板鋪著地毯，咖啡店的中央擺放了一張沙發，上面掛有一個圖章，圖章旁邊是一幅油畫，即使光線柔

暗，也會閃爍，驟眼看有如一幀褪色的照片，只是相片不會發亮而已。

突然傳來一陣刺鼻的香水味，子杏本能地轉過臉去。這陣氣味從一名濃妝艷抹的女人身上發出，她的高跟鞋踏在地上，發出橐橐橐的聲音。子杏定睛端視婦人，覺得她很醜：細眼，酒糟鼻，厚唇。當她走到子杏的對面坐下，子杏又嗅到一陣辛辣的氣味，鼻子有點癢，不禁打了個噴嚏。那婦人連忙掩住鼻，也斜著眼睛珠子一瞅，臉上浮現怒容。

子杏明白現時港人對噴嚏格外敏感，拿起茶杯，啜了一口，不自覺地露了一個似笑非笑的神色。

走出咖啡店，再沒有甚麼心情閑蕩，穿過行人隧道，拐入橫巷，向無牌小販買了幾串辣牛丸，就搭乘升降機回家。

回到家中，子杏釋然舒口氣，雙膝忽然發軟，軟在藤椅上。

子太走過來，替他搥肩，看見子杏的臉色蒼白得好像搽了粉似的，不由得嚇了一驚，進廚房沏了杯香濃的玫瑰普洱茶，給他提神。

「見好嗎？」子太用蚊叫般的語調問。

「不礙事。」子杏咳嗽一聲。

「看醫生了沒有？」子太依舊用蚊叫般語調問。

子杏搖搖頭，遲疑地又點點頭。

「醫生怎樣說？」子太把話語壓得很低。

「沒有怎麼說。」子杏不耐煩。

「為公司煩惱？」子太依舊把話語壓得很低。

「公司計劃裁員減薪，最快下星期實行。」子杏緊蹙眉尖，嘆氣。

「誰說的？」子太愕然。

「別囉嗦。」子杏叱責。

「這樣大事你都不說？」子太揚起聲音。

子杏支吾以對。

「誰說的？」子太越問越大聲。

「老黃說的。」

「老黃怎麼說？」子太拿走他手上的茶杯。

「你自己問他好了。」子杏越發顯得不耐煩。

「我要知道老黃怎樣說？」子太推一推子杏。

「老黃說：公司將會裁員減薪，減薪幅度為百分之十。裁員人數至今未定。」子杏摔開妻子的手說。

聽到子杏這番話後，子太抿著嘴不說話，兩方靜默片刻。

半晌，子杏點上一枝煙，連吸幾口，嗆得上氣不接下氣。子太伸手輕拍他的背脊。

「子哲，子敏呢？」子杏忽然問。

子太伸手指指睡房，雙手疊起放在頰邊，作一個睡眠的動作。

子杏會意，低頭撇熄煙蒂，不願再說甚麼。

對於子杏的脾氣，子太比誰都要清楚，知道他又為公事煩惱，說了幾句安慰說話後，挽他入睡房，子杏還算清醒，搖搖手，示意不須扶。

子杏躺在床上，直勾勾地望著天花板，良久，轟的一聲巨響，天花板忽然倒塌下來，萬斤重的混凝土墜在子杏身上。子杏大驚，他越是掙扎，越是掙扎不得，手腳被大石牢牢地壓住，傳來了清脆的骨折聲。

過度的驚恐，使子杏失去了理智，他放開嗓子拚命大喊，企圖從吶喊聲中，盡量減少一點點痛苦。

鮮血有如決堤般在子杏胸口湧出，他的眼珠凸了出來，像兩盞電燈；他的嘴角、鼻孔、耳朵不斷有血漿流出，忽然背脊傳來一陣刺痛，原來被壓碎的床板一寸寸插入體內，在這個最後的時刻中，他感覺自己的生命正一秒一秒地流逝。

他咬緊牙關，抬起頭，發現壓在身上的大石轉眼間變成一封信。子杏的心卜通卜通亂跳，拆開信封，取出信箋，睜大眼睛，信封突然不知所終。

睜大眼睛，他見到的，只是黑黝黝的一片，低下頭，憑藉窗

外的一點晨曦，依稀看見子太乖乖的睡著，才知道自己還生存。原來剛才所發生的，只是一場噩夢。

猶如劫後餘生，子杏不由得露了釋然的微笑，心中暗忖：自己竟然不知何時入睡。

待欲站起，覺得一陣暈眩，腹痛如絞，伸手摸額，在發燒。

在客廳有藥箱，啟開，掏出兩粒退燒丸，斟水，咕的一聲吞下肚。

子杏蹣跚地返回房間，四肢痠軟，攤在床上。

「怎樣啦？」子太驚醒。

子太惺忪地一手柔亮眼睛，一手掩蓋嘴巴，打了一個呵欠，伸手觸摸子杏的額頭，有如火燙，頓時大吃一驚，抖擻精神。

「不好了，這個時候發燒，須要看醫生嗎？我替你告假一天。」子太緊蹙眉說。

「不必。放心吧！只是肚疼。」子杏的手在不停地抽搐。

「為甚麼不，看你樣子能上班麼？」子太稍作定神。

「我要回公司。」子杏連臉頰也在痙攣。

子太對他上下打量，半晌，微微地搖頭，說：

「你贖下半條命，還要上班？」子太的語氣顯然有點惱怒；不過，臉上的神情好像是乞取憐憫。

子杏越聽越不耐煩，猝然起身，披上外衣，卻感到一陣昏眩，踉踉蹌蹌地倒退幾步。他嘆口氣，爬上床，翻轉了身，合上眼皮。

子太叮囑他看醫生，安心休息，等她回來。

子杏緩緩入睡，在夢中他又看見那封信，那封由大石變成的信。當他撕開信封，抽出信箋時，信封又忽然消失了。

轟轟轟，震耳欲聾的打樁聲，使子杏從夢中吵醒，抬起頭來，舉手拍拍臉頰，才曉得附近的地盤正進行建築工程。

梳洗後，扭開電視機，電視台正播放午間新聞，除非豬型流感外，意外地多了一則本埠消息。子杏坐在沙發上，傾耳細聽：路邊監測站在路邊錄得污染指數是紅色，強度代表極高；衛生署

呼籲患有心臟病，或呼吸道氣管有問題的人士，應盡量留在家中，避免戶外活動……打樁聲隆隆不絕，將報導員下面的話聲都淹沒了。

子杏無奈，伸手掩住耳，腹部頓時傳來一陣劇痛，彷彿被人刺了一針又一針似的。

子杏心裡很明白病情的嚴重性，關掉電視機，匆忙的穿上長褸、牛仔褲，拿了鑰匙，砰地將門關上，搭乘電梯，步出大廈。

朝診所走去，子杏覺得街上空氣相當混濁，柴油車釋放出的懸浮粒子，猶如地毯似的，覆蓋整個城市。市民的每天工作有如隔塵網般，將污煙吸進來，呼去去。抬起頭，子杏甚至看見人們的鼻孔有兩條煙龍冒出。

走到診所，看見診所門外擠滿了人，子杏排到龍尾，輪候求診。

掛號後，子杏頹然坐在軟墊上，毗鄰一個染棕髮的男人皺緊眉頭，用指尖挖鼻孔。

「我錯了！我錯了！我怎會這樣的愚蠢，辛辛苦苦賺回來的積儲，不要，硬要學人去買債券；好了，真是欠人家一身債，安樂了。」哭聲由門外傳入。

子杏從診所的透明玻璃窗向外望，看見一名中年男子，蹲在地上，雙手掩臉，嘩啦嘩啦哭起來。

聽到「債券」兩個字，子杏心下雪亮，這些年頭，由於大太平洋彼岸的一場次按危機，引發全球金融海嘯，使許多人在經濟上蒙受難復的損失。這個男子一生得來的積儲，不消說，當然是在買債券時輸掉了。

呼的一聲，子杏回過面來，只見鄰近的青年擤出一大堆黃澄澄的鼻涕，子杏駭然，左閃右避，他卻笑嘻嘻的若無其事。

子杏不禁心中有氣，睜大眼睛，狠狠地白了他一眼，嗤鼻一哼。

診症後，證實子杏患上腸胃炎，醫生問他有否進食過不潔的食物；子杏搖搖頭，心裡卻想起那幾串辣牛丸。

與大部份人一樣，子杏很害怕打針，但在醫生的建議下，子杏無奈接受。

踏出診所，天正在下雨，雨打在地上，發生沙沙的聲音。

街上有太多的行人，太多的車輛，太多的廢氣，每一個人就好像煞有介事般，狼狽地冒雨趕路。有一個長頭髮的青年在人堆中亂竄，將一名身穿唐裝衣褲的老人摔倒在地上，他全身濕透，半天爬不起來，那青年頭也不回的走去。

突如其來的煞車聲，使眾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馬路上，有兩名司機因切線的問題引起了爭執，兩方爭辯得面紅耳赤，身旁不停地有人在勸交，那胖司機不理，一拳打在對方的臉上，那人吃痛，出手還擊，兩方糾纏在一起角力，交通頓受阻塞。

此情此景，子杏的嘴角不由得泛起一絲淡淡的笑意。

在回家途中，子杏一直想著公事，撥手提找老黃，對方截線。子杏急於知道公司今天的事務，只好硬著頭皮再撥一次。

對方依然截線。

子杏聳聳肩，把手提塞入褲袋。

穿過行人隧道，拐入橫巷，看見大廈門前黑壓壓的站滿了人。子杏好奇，擠在人群中走去看個究竟。「有人跳樓。」「又有一宗。」「今個月第四宗。」「為甚麼要跳樓？」「你不知道麼？」「不知道。」「投資失敗。」「虧蝕多少？」「你去問他。」「他死了，我怎樣問他？」那人不答，用手掌掩著嘴巴偷笑，眉目間似蘊含深意。

子杏認識那具屍體，那是屬於剛才因炒樓而欠下巨款的男子。子杏望著他摔得有如泥漿似的，攤在地上，眼睛凸出，額角還在滲出血水，在地上形成一個個鮮血色的小氣泡，不由得渾身雞皮疙瘩盡起，胃酸升至喉嚨，臉些兒嘔了出來。

警察來到，拿粉筆圍住屍體畫了一圈，圍起鐵欄，疏散人群，又向在場人士錄取口供，那婦人口沫飛濺地形容當時的情況。

回到家，斟水，吃藥，打電話到老黃家裡，仍然沒有人接

聽。看樣子，老黃有意不接聽他的電話。

子杏有一種不祥的預兆。

晚膳過後，兩夫婦坐在沙發上閱讀報紙，子哲、子敏在書房內埋首做功課。

子杏看看時鐘，站起，步入子哲書房，叮嚀他早些上床休息。

子哲唯唯諾諾。

子杏拾起床上的國語書，突然在書中掉出一個黑影。子杏俯身執起，定睛一瞧，頓時大嚇一驚。那是一張色情光碟，光碟上的裸女，體態豐滿，笑容可掬。

子杏愕然，三腳兩步上前責問子哲；子哲涎著嘴，笑得眼鼻皺在一起。

子太、子敏好奇，躡足走來，看見子杏手執著的色情光碟，不由得一怔。

子敏仔細端視那張光碟，熱辣辣的羞得滿臉通紅，極為忸怩不安。

子太招招手示意二人出去，關上房門，板著面孔，一本正經地勸慰子哲幾言；子哲用手指搔搔頭，依舊笑得眼鼻皺在一起。

子杏步出陽台，點上一支煙，連吸幾口，望著夜空中的星宿，思緒隨風飄盪，鬚髯將整個人世都隔得老遠，於宇宙洪荒的渾沌裡，找到一個安息之處。

翌日，子杏走入公司，檯面上乖乖的有封信。

類似的情景，他恍惚是似曾相識；但，驚慄的心情使他腦中一片空白，當他取出信箋時，他甚至覺得雙手正在抽搐。

子杏戰抖地閱讀內文，才知道已被公司解雇。

失業的子杏。